

3

江苏古籍出版社

李伯元全集

活地狱
海天鸿雪记
庚子国变弹词
醒世缘弹词
经国美谈

3

薛正兴 主编

李伯元全集

江苏古籍出版社

楔 子

我为什么要做这一部书呢？只因我们中国国民第一件吃苦的事，也不是水火，也不是刀兵。倘要考究到他的利害，实在比水火刀兵还要加上几倍。列位看官，你道是那一件？我不说破，料想你们是猜不着的。现对列位说了罢！不是别的，就是那一座小小的州县衙门。

一个衙门一个官，在朝廷本意，原是叫他们替百姓判断曲直，调处是非。有了事情，别人所不能了的，找到他就可以了；有了冤枉，别人所不能伸的，找到他就可以伸。

据此说来，这个官竟是世界上一件济世利民的好东西，怎么会有苦头给百姓吃呢？孰知大谬不然！我不敢说天下没有好官，我敢断定天下没有好衙门。

何以见得？说是天下没有好官，从古到今，那些“循吏传”里的人物是那里来的？说是天下有好衙门，除掉本官不要说，试问那些书办、衙役，叫他们靠什么呢？虽说做官有做官的俸银，书差有书差的工食，立法未尝不善。但是到得后来，做官的俸银不够上司节敬，书差的工食都入本官私囊。到了这个分上，要想他们毁家纾难枵腹从公，恐怕走遍天涯，如此好人也找不出一个。

列位看官，设身处地替他们想想，衙门里的人，一个个是饿虎饥鹰，不叫他们敲诈百姓，敲诈那个咧？俗语说的好：“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子。”原是一肩到一肩的。又说是“千里为官只为财”，官不为财，谁肯拿成万银子，捐那大八成的花样呢？然而做官的还有钱

粮好收，漕米好收，一年到头也赚得够了。稍些知足的人，还不肯要那桌子底下的肮脏钱。至于这些书办、衙役，他们有个口号，叫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经了他们的手，没有一个放过的。唉！朝廷为着百姓，立了座衙门，谁知倒开了他们生财的捷径，你道可恨不可恨呢？

而且还有一句俗语，是你们大家知道的。俗语说道：“阎王好见，小鬼难当。”谁是阎王？坐在堂上能打得人，枷得人，那个官儿就是阎王。你看他把惊堂木一拍，好不惊人！不要等到开口，人已被他吓昏了。

谁是小鬼？一个衙门里头，小鬼却多得狠。头一个原差是无常鬼，票子一到，链条一套，拉了就走，拖了就跑。未曾提审，先往待质所里一送。有钱的只要化上几文，家里的人就准进去探望，商量着替他打点；无钱的只好坐着呆等。所以这待质所有个外号，叫做“望乡台”。

一座衙门里，又有一座公生明牌坊，提审的犯人都要打那底下走过。到了这个时候，什么“公生明”！明明是不公不明，拉人到枉死城罢咧！大堂之中公案之上，本官是阎罗天子，书吏是催命判官，衙役三班好比牛头马面，板子夹棍犹如剑树刀山。不要等到押下班房禁在牢狱，这苦头已经够吃的了。唉！上有天堂，下有地狱。阴曹的地狱，虽没人看见；若论阳世的地狱，只怕没有一处没有呢！所以我说他的利害，竟比水火刀兵还要加上几倍。

正是这个缘故，因此我要做这一部书。把这里头的现象，一一都替他描写出来。虽说普天之下二十多省，各处风俗未必相同；但是论到衙门里要钱与那讹诈百姓的手段，虽然大同小异，却好比一块印板印成，断乎不会十二分走样的。世上做官的人，倘能把我这本小说浏览两遍，稍尽为民父母之心，就使要钱也不至于如此利害。或者能想个法子，把这害民之事革除一二端。不要说百姓感激他，就是积点阴德也是好的。俗语又说：“公门里好修行。”有眼前地

獄，何妨就做些眼前功德，留个大纪念与百姓呢！正是：

世界昏昏成黑暗，未知何日放光明。

书生一掬伤时泪，誓洒大千救众生。

做书的本意已经言明，且喜镇日清闲，乐得把我平时所闻所见的事情一桩桩的写了出来，说与大众听者。

【回评】

“不敢说天下没有好官”，“敢断定天下没有好衙门”，二语说煞。

此书之宗旨，专叙书差瞞上虐下情形，故于官间有怨辞。然天下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彼捐大八成而来者，大抵皆将本求利也。

“朝廷为着百姓，立了座衙门，谁知倒开了他们生财的捷径。”以是见衙门之有损无益。

官是阎罗，官以下皆判官鬼卒，有活阎罗、活鬼判，焉得不有活地獄！

“各处风俗未必相同；但是论到衙门里要钱与那讹诈百姓的手段，虽然大同小异”，毕竟殊途同归，是遍天下皆陷阱矣！

“考究其利害，比水火刀兵，还要加上几倍。”实在情理，并非过激之谈。

“做官的俸银不够上司节敬，书差的工食都入本官私囊。”“一个个是饿虎饥鹰，不叫他们敲诈百姓，敲诈那个？”然则正本清源，当从上司不要钱始。

目 录

楔子.....	1
第一回 刁代书情让十倍润	赵稿案计赚两家钱..... 1
第二回 买牌票猾役斗词锋	押班房豪奴堕骗局..... 7
第三回 入地狱家丁尝苦境	泄春光书办破奸谋 15
第四回 分等级班房讲价钱	苦殴打犯人索规例 21
第五回 王佃户贪眠受恶打	苟门政见色起邪心 27
第六回 贞姬苦肉拒奸徒	媒婆甜言骗犯妇 35
第七回 遭讼累姑媳含冤	喉反噬员外被逮 40
第八回 销旧案钱可通神	接新官才长折狱 46
第九回 遇酷吏简缺变烦难	受严刑良民负冤屈 51
第十回 血飞肉薄民不聊生	威逼刑驱官真有味 56
第十一回 施辣手毒比蝎蛇	造奇刑酷逾炮烙 61
第十二回 盼佳期巧锡嘉名	轻民命迭施峻法 65
第十三回 见公差鸡犬受虚惊	送使费虎狼饱欲壑 70
第十四回 讲行情四人落饭店	做圈套一夜押班房 75
第十五回 挑淑女劣役竟坍台	探亲兄贞姬重入网 80
第十六回 见孽冤推情施小惠	做圈套同气起阴谋 85
第十七回 咬耳朵借傲淫徒	借尸身诬成冤狱 92
第十八回 受官刑悔为缠足妇	和重案全赖孔方兄 97
第十九回 惩谎告空填一条命	出心裁新造两般刑..... 103
第二十回 童子无辜因疑成狱	老翁何幸垂死庆生..... 108

- 第二十一回 开寿筵撒手太无情 赠钱母有心恶取笑…… 114
- 第二十二回 施诡计轻离亳州境 发毒疽惨死姑苏城…… 119
- 第二十三回 偷眼镜浪子习下流 染臂肉捕头教秘诀…… 124
- 第二十四回 吃面条上板凳触目堪伤 顶贼案扳窝家良心休问
..... 130
- 第二十五回 逼孝敬徐老八吃苦 诬窝藏周子玉被拿…… 136
- 第二十六回 钱可通神供词全假 灾生无妄狡计难防…… 142
- 第二十七回 游园拖磨切口须知 发路安家非钱不应…… 150
- 第二十八回 读批词上控总成空 入教会平反应有望…… 154
- 第二十九回 争继嗣族弟放流言 许酬金讼师授秘计…… 158
- 第三十回 剪羽翼故友远嫌 攻腹心老嫗生事…… 164
- 第三十一回 算辜负三条妙计 急打点一纸呈词…… 170
- 第三十二回 有理无钱贪官枉断 山穷水尽故伙输忠…… 176
- 第三十三回 闹除夕烈焰冲天 入地狱奇寒彻骨…… 182
- 第三十四回 少年赌钱深入圈套 无赖服毒大起波澜…… 187
- 第三十五回 大令养痾幕友缄口 匪徒雪恨乡董毁家…… 191
- 第三十六回 排单五百里蓦地通风 私囊九千金居然了事
..... 196
- 第三十七回 办招摇借端明宿案 愆顶撞判定坐长监…… 202
- 第三十八回 强盗为官审劫案 捕头受杖逼诬良…… 208
- 第三十九回 追赃款冤囚定罪 认窝家店主逃生…… 214
- 第四十回 制出新刑乡绅助虐 飞来横祸捕役栽赃…… 220
- 第四十一回 巧言动听误入彀中 毒手频施冤沉狱底…… 225
- 第四十二回 用心思黑狱尽惊魂 动手脚黄泉难瞑目…… 230
- 第四十三回 生僻壤鲲鹏缚翅 入圈扉虬虱攢肤…… 234

第一回 刁代书情让十倍润 赵稿案计赚两家钱

话说山西大同府所辖，有一个阳高县，在府东北一百三十余里。山西地方，连年荒旱。其实内地里该钱的人，着实不少。就以阳高而论，虽说是个小小县城，城厢内外却狠有几家富户。不过那里风俗一向是俭朴惯的，有了钱没处使用，所以越积越多，这也不在话下。

有一年，东门里有个富户，姓黄名唐。身上捐了一个员外，却不去做，人家都称他为黄员外。他家广有田地。

一日，佃户来报，他们家的牛“被南村里巫家的佃户牵了去，向他去讨，他非但不肯还牛，而且还把这边的人打了一顿。总要大爷惩治惩治他们，才好出这一口气”。当下黄员外听了此言，不禁三尸神暴躁，七窍内生烟，连说：“这还了得！”忙问：“是那个巫家？”佃户回说：“是西门外巫家。”

原来这巫家也是一个大财主，现在当家的名唤其仁。身上亦捐了一个同知前程，也是在家纳福。黄、巫二姓，本是世仇，两不相下。就是没有事，两边的人还要寻点事出来大家争吵两句。那里禁得佃户如此一说，早把黄员外气得按捺不住。连忙把总管黄升唤到，叫他：“把县前素来做刀笔的刁占桂刁先生请了来家，同他商议。”

黄升奉命去不多时，便已同了一个人来。瘦黄面孔，满脸烟气。嘴上两撇胡须，一对招风耳朵。鼻架老光眼镜，头戴瓜皮小帽。身穿一件油晃晃的蓝布棉袍，上罩一件天青旧呢马褂。不等通报，早已跟了进来。

原来这刁占桂本是个讼棍出身，现在又蒙本县大老爷考取得一名代书。专在县衙前替人家包揽讼事，兼写状词。平时这黄府有事，都是他一人经手。今蒙呼唤，便知是卖买上门，焉有不来之理！

当下走进书房，黄员外正在那里老等。一见他到，立刻起身相迎，分宾坐下。未及寒暄，黄员外先说：“了不得！了不得！”刁占桂忙问：“何事？”黄员外便按照佃户的话又添上些枝叶说了一遍，请他做个状词，叫家人抱告，去告巫家。

刁占桂问道：“这边的人，可曾打伤了没有？”黄员外未及开言，佃户抢着回道：“没有打伤。”刁占桂道：“他们打你们，是谁瞧见的呢？”佃户说：“也没有人瞧见。是俺兄弟放的牛，被他们牵了去。俺兄弟去问他讨，他不还，又把俺兄弟打了一顿。俺兄弟赶回来告诉了俺，俺就来告诉大爷的。”刁占桂道：“你们的牛，怎么就知道是他家牵去的呢？”佃户道：“这也是俺兄弟说的，先生不信，问俺兄弟便知。”

当下，黄员外便把他兄弟也叫了上来，他兄弟回说：“我叫王小三。今儿早上，我在田里放牛，一转眼牛就不见了。问问孩子们，都说跟着人家的牛跑到前村里去了。”刁占桂道：“谁家的孩子？”小三回：“是俺家的孩子。”刁占桂道：“你到他家讨牛，到底看见你的牛在他家没有？”小三道：“没有瞧见。”刁占桂道：“你再来，你这件事情一没有证见，二没有受伤，怎么好告人家呢？”

黄员外道：“你别管！胡乱做张呈子罢了。从来说小儿嘴里出真言，难道算不得证见么？”刁占桂道：“我的大爷，别的事可以乱来，这告状是不好当玩的。”黄员外道：“难道我的人就被他们白打了一顿不成？好歹你替我想个法子。”刁占桂道：“论理呢，这件事是告不得的。告一回，驳一回，就告上十回，也不会准的。但是府上的事不比别家，可以为力的地方，做晚的没有不为力的。冤枉他们，也要告他一状。等他吃点苦头，消一消我们大先生的气。”黄员外道：“这是全仗大力的了。”

刁占桂闭了眼睛，坐在那里出了一会神。又颠头播脑，自言自语了一会。又躺下呼呼的一连抽了七八筒的鸦片烟，起来要了碗茶，嗽一漱口。桌上有现在的笔砚，拿起来一挥而就。写完之后，递给黄员外手里，嘴里说：“这张状子倘在别人，一定要名世之数。大先生是自家人，格外克己，叨光你两只元宝罢了！”

黄员外一心要看那状子，他后来的话也未曾听清。等到状子看完，刁占桂一手接过，就往身上马褂袋里一放，说：“舍下这两天正在那里打饥荒，没有钱买米。刚要向你大先生通融通融，偏偏遇着此事，恰好一当两便，就请叨光现惠了罢！”

黄员外道：“你能保这状子一定打赢官司吗？”刁占桂道：“堂上问过之后，赢不赢在你，那要看你的神通；一张状子进去，准不准却在我。不是做晚的夸口，我自十八岁上到如今，在衙门口一连混了这四十多年，这样事情也不知经过多少，包你批准就是了。照我们同行规矩，原是先润后墨，大先生这里为的是自家人，所以先墨后润。”

黄员外道：“一张状子那里要得许多？”刁占桂道：“看什么事情！要诬告人家，我们耽罪名的！大先生应得多破费两个，也好叫我们沾点光！”黄员外被他缠不过，知道不给银子，他那张状子是断乎不肯拿出来的，只得送了他一只元宝，才换了出来。他嘴里还在那里卖情说：“这是大先生分上，换了别人要五百两，一丝一毫不能少我的。”

跟手从怀里掏出戳记来打好，又吩咐抱告家人黄升多少话，叫佃户兄弟小三装了受伤的样子，睡在一扇板门上，叫两个人抬着。又嘱咐小三：“到了堂上，只管哼哼，不要说话，无论问你什么，都不可答应。”小三说：“记得。”他才同了黄升，拿着状子，一齐到衙门前来。

齐巧这日是放告日期，那位大老爷因为一心想做好官，生怕书差作弊，一早就身穿补服，升坐大堂，自己出来收呈子。

黄升得空，便手捧状纸，当堂跪下。就有一个书办走来接过，送上公案。老爷一看，知道他是黄升，便问了一声：“你叫黄升？”黄升答应声“是”，又回一句：“小的黄升。”老爷又把状子看了一遍，知道原告是候选员外黄唐，告的是分省同知巫其仁家佃户。两个俱是本县著名财主，不觉心上“毕剥”一跳，便问：“受伤的王小三在那里？”黄升禀道：“已经抬在外面，求大老爷验伤，好提人伸冤。”

老爷也不理他，便叫：“王小三上来！”堂下的差人一叠连声的叫王小三。只见两个人拿王小三抬了上来，把扇板门放在地下。小三睡在上面不能动弹，只是闭着眼睛，嘴里哼哼叫痛。老爷以为受伤过重，先叫仵作去验，仵作问他：“伤在那里？”他只是哼哼不开口。后来仵作急了，只好动手剥开他的衣裳。浑身验了一遍，一点伤也没有，回报了老爷。

老爷不信，又亲自离座下来看了一遍，也是无伤，喝问黄升。黄升急的跪下回说：“他的伤在肚里。”老爷道：“胡说！只有外面受伤，那有肚里受伤的？就是筋骨受伤，外面发青发紫，也总要泛出来的。况且这件事情，既没受伤，又无证见，不是明明诬告吗？”说着，提笔在手，就要批驳不准。

便有一个书办走到值堂的稿案赵门上的身后，拉了他的袖子一把。稿案会意，便使了一个眼色与本官。这老爷原是聪明不过的，忙缩住了手，不批下去，喝退黄升，叫他下去候批。

等到退堂之后，老爷便问稿案：“刚才不叫我批驳那张状子，是什么意思？”稿案道：“这话小的不敢说，也不敢不说。小的跟了老爷这许多年，为的是要掏个忠心伺候老爷。况且老爷辛辛苦苦，好容易捞到这个缺，为的是那桩？这张状子，两面都是拿得出几文的。这一批驳，便没得生发了。”

老爷一想不错，便说：“依你的意思，怎么样呢？”稿案道：“小的替老爷想。小的最恨他们，这些人顶欢喜打官司，乐得罚他们几文。依小的意思，先叫人去同姓黄的说：本来这状子老爷是不准的，还

要办他诬告的罪。现在要准他状子，先叫他报效数千两银子，说是做开学堂的经费。小的想，这姓黄的巴不得老爷准他的状子，这银子一定肯出的。姓黄的银子到手，然后出票子到姓巫的家里拿人。人一拿到，先押起来，再叫人向姓巫的说：本来老爷要重办的，叫他也报效几千两银子的学堂经费，就免他的罪名。小的想，姓巫的到了此时，一心只怕输官司丢脸，这几千银子一定也是肯出的。然后老爷坐堂，当着姓黄的面，随意把姓巫的申伤两句，姓黄的得了脸。再由老爷作主，劝他们一番，叫他们息讼不要打官司，一家具一张结，完案下去。这两家的银子白白到手，老爷又得了好声名，岂不一举两得呢？”

老爷听了他话，笑嘻嘻的搔着胡子，想了一会子说：“办是依你办，但是一件，学堂经费是要造册子报销，不能上腰的。不如说是善堂经费，可以没有查考，似乎稳当些。”稿案道：“学堂也好，善堂也好，随老爷的便罢咧！这是无关出入的。”当时又回了两桩别的公事，然后退了下来，按照所说的话去办。

究竟两家银子曾否全能到手，且听下回分解。

【回评】

风俗俭朴，有了钱，没处使用。然因构讼而倾家荡产者，比比皆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可为健讼之徒作一棒喝。

讼棍唆人成讼，可以于中取利，犹药中之引子也。黄员外佃户失牛一案，一未受伤，二无凭证。刁代书明知其不可，而犹为之出力者，利其多金故也。

凡人苟无大冤抑，则宁以息讼为是，以讼终凶故也。黄员外佃户失牛，其事甚小。因听一面之词，遂逞一时之忿，悻悻然倩代书，遽抱告，漫无凭证，捏报受伤。欲入人于罪，而忘其己之先入于罪。卒之授人以柄，耗去多金，何莫非一时之忿以阶之厉哉！故此书不特为官吏铸形，直可为闾阎息讼。

刁代书逐层辩驳，活描讼棍口才。不如此不显其出力，无从敲诈黄员外之五十两头也。观闭了眼睛出神一段，竟使其人跃然纸上。

老爷要批驳，书办拉袖子，稿案递眼色，此辈本通同一气。然非本官有隙可乘，若辈亦不敢胆大至此。

《石头记》李十儿对贾政云：“奴才为着这点忠心儿掩不住，才这么说。”此回赵稿案对阳高县云：“为的是要掬个忠心伺候老爷。”劝主人作弊，而美其词曰“忠心”；凡主人喜作弊者，未有不许其忠也。

赵稿案设计敲两家银子，并教老爷许多方法，可见无才不能做得奴才。

赵稿案欲两家报效学堂经费，老爷云：“不如说是善堂，可以没有查考。”可见近日善堂捐款，无从查考者居多。

第二回 买牌票猾役斗词锋 押班房豪奴堕骗局

话说赵稿案在县官跟前献了一条计，要弄两家的钱。他见老爷应允，便像走过明路一般。退了出来，越发胆壮。立刻叫人去找他素来相信的一个快班总头，名字叫史湘泉的。

这史湘泉正在家里吃饭，听说赵大爷呼唤，马上放下饭碗，走进衙门。到了门房里，赵稿案好不客气。见了他，竟站起来让坐。起初史湘泉还不肯坐，赵稿案道：“你我自家人，那里有许多客气！坐了好说话。”史湘泉方才告坐坐下。

赵稿案便把刚才同本官说的话如此这般向他讲了一遍，又说：“现在也不想他多，一家敲他八千银子。我想这事除掉你，没有第二个人办得来。史伙计，这桩事少不得要借重你一人了。况且这钱是上头得的，你出点力，上头自然知道的。”

史湘泉道：“上头的事情，咱应得报效，但是这钱不信全是上头得的。”赵稿案道：“真是上头得的。上头已经要了这许多，咱还好开口吗？”史湘泉道：“不是这们说，你老辛辛苦苦一年忙到头，为的是那一项呢？依咱的意思，爽性要他一家一万，他两家又不是拿不出。八千上头得，大爷少赚些，赚个二八扣罢！”赵稿案道：“还有你呢？”史湘泉道：“咱不想别的！只要办得好，将来有什么好事情，有你大爷在里头，照应咱的地方多着呢！”

说到这里，史湘泉忽然想起一桩事来，趁势求赵稿案道：“赵大爷，你别嫌咱啰嗦！眼跟前就有一桩事情求你老帮个忙，照应小人吃碗饭。”赵稿案听见史湘泉有事求他，马上把脸一沉道：“什么事

情？”史湘泉道：“就是今天早上收下来的呈子，有县前大街上王家，告的是北门外吊桥永发盛酒店里掌柜的，也姓王，名字叫王长年。这王长年欠了王家里一百五十吊钱，讨了多次，约好日子到期去取，总是不付。咱知道王长年这东西，手里狠有两文，只是不肯还人家。好歹这张呈子大爷替咱求求上头，把他批准，这张票派了咱。弄得好，总得补报你大爷的。”赵稿案道：“这个事情虽小，倒也不好办。你倒要说个数，我好替你到上头去回。”史湘泉道：“这张票子算不得好卖买，大爷这里好歹不会落空，那里还能够孝敬上头。”赵稿案道：“你不要弄错！这钱并不是我使的，上头的章程你难道还不知道吗？还有我们这些伙计，一个个穷光蛋似的，见了钱就要眼红，恨不得一口吞在肚里才好。你这钱，一来点缀点缀上头，二来贴补贴补他们。你几时见过我要人家的钱来？况且这几个钱也不在我眼里。”史湘泉一听这话不对，连忙改口道：“大爷快别动气！咱是个有口无心的人，不会说话，谁敢说大爷要钱！大爷是个清廉不过的。刚才说的话，也不过咱的一点孝心罢了！”赵稿案道：“谁要这几个臭钱！”

史湘泉心上盘算：“他的嘴倒还硬。你会放刁，咱比你更刁，看谁弄过谁？”于是坐在那里，一声也不言语。停了一会子，赵稿案还不理他，他便站了起来，陪着笑脸说道：“大爷坐着罢！咱今天还有差使下乡，过天再来请大爷的安罢！”

赵稿案不提防他有此一手，心上也愣了一愣，说：“这人算得调皮！但是一件，我今天不答应他的事小，不要他先到姓黄的姓巫的那里做了手脚，那事情就难办了。不如答应了他，仍旧与他商量为是。”一面想，一面留心观看。

等他一只脚踏到门外，然后起身赶上去拉住他，说：“回来！我说句顽话，你就当起真来了？从来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们的苦处，你我天天在一块儿，我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只要这件事，你吩咐个数，我交代得过，岂不结了吗？”

史湘泉道：“大爷，这张票子出去，你瞧能够弄得几文？不用咱开口，你老吩咐罢！”赵稿案又想了一回道：“我看这件事，里里外外总得一百吊才铺得好。”史湘泉道：“咱的大爷！人家告他欠帐，才不过一百五十吊。他肯拿一百吊，他为什么不再加上五十吊，还清了这一注帐，免得打官司呢？”

赵稿案道：“那里能够由他的便！他肯拿钱，他为什么不早拿？既然这事情到了我们手里，就得揭他一层皮。”史湘泉道：“不是这样讲，俗语说得好：‘打蛇打到七寸里。’总得到那个分寸，叫人家拿得出方好。人家拿不出，就是问他多要也是枉然，徒然连累大爷的名气。”

赵稿案道：“你说到底怎么样？”史湘泉道：“这件事依咱说，二十吊钱还要做起来看。”赵稿案道：“无论如何，二十吊钱总不够派，至少六七十吊。”后来两个人好说歹说，说成功三十五吊。赵稿案应许替他回上头，这张票子一准差他去。

史湘泉道：“说不定这件事我要吃赔帐！现在在你老人家跟前答应了三十五吊，不定弄得出弄不出。”赵稿案道：“我不管，我只问你收三十五吊就是了。”史湘泉道：“这个自然！应承了你老，还有什么不算数的？这件事白当差，以后别件大爷你总得好好的照应点咱！”

赵稿案道：“你也太唠叨了！这也何消说得！但是刚才告诉你的，黄家搭着巫家的事情，你要当点心，不好忘记！”史湘泉道：“你老也太瞧不起人了！这是上头的差使，咱当的谁的差，还要你大爷吩咐吗？咱若误了上头的事，那可好了！”赵稿案道：“你晓得就好！但是这件事你也总要留点神，他们乡绅人家有财有势，不是好弄的。”史湘泉道：“他一个员外能有多大？不瞒大爷说，这样事情办的多了。大爷你瞧着罢！咱只要小小出条主意，不怕他不来上钩。”说罢，起身退去。

出得衙门，找到一片茶馆里。跑上楼靠窗口坐下，跑堂的泡

上一盅茶。史湘泉心上想要找他伙计赵三，四下一望不见踪影，就叫堂信到隔壁烟馆里去找。堂信去不多时，果然把赵三唤到。那赵三一手拎着红帽子，一手擎着一根旱烟袋。身上的衣服自从小衫起，以及棉袄、棉袍、马褂，统统没有钮钮扣。外面一条黑布扎腰，拢总打了一个结。就此跑上楼来，一旁坐下。

史湘泉问道：“现在黄家的抱告，还在这里没有？”赵三道：“他见老爷不准他状子，同着那个受伤的已经走了回去了。”史湘泉道：“那受伤的不是抬来的吗？”赵三道：“来是抬来的，回去却是走回去的。”

史湘泉道：“怎么样？来的时候咱就说他是假的。等到老爷验过，果然没有伤，现在可是自己走回去的。既然他会走回去，还得叫他走回来，拿住个真凭实据，好叫他死而无怨。”赵三道：“再要叫他来，恐怕不容易。”史湘泉道：“我想好一个法子，包管你去一叫就来。”便如此这般的附着赵三的耳朵说了几句。赵三听到一半，嘴里连喊：“好，好！我就去，包管他跟了我来。”史湘泉道：“我在这里等你。”赵三答应了一声：“晓得。”拿起脚来就走。不题。

且说这天在堂上拉赵稿案袖子的那个书办，原是本县承发房里的一个经承，卯名叫做招进财。他拉过赵稿案袖子以后，随手见他使了个眼色，本官就此不曾批驳那张状子。他满心欢喜，知道这里头有了生发，便可于中取利。伺候到本官退堂，赵稿案跟了进去说话，他便独自一人钻进门房。等了老半天，未见出来。

正在那里等的心烦，齐巧他伙计为了一宗什么案件，进来找他，只好跟着就走。等到出去之后，赵稿案方才下来，偏偏忘记了，竟把这事交与史湘泉去办。史湘泉去后，他的事已完，仍旧奔到门房，想与赵稿案商量此事。赵稿案一声“啊哟”，说：“我这事已经交代史湘泉了。”反怪他为什么不早来。招书办无可说得，只好说些别的话，搭趲着出来。

走出门房，一路走一路想，心想：“此事是我起的头，如今倒撇